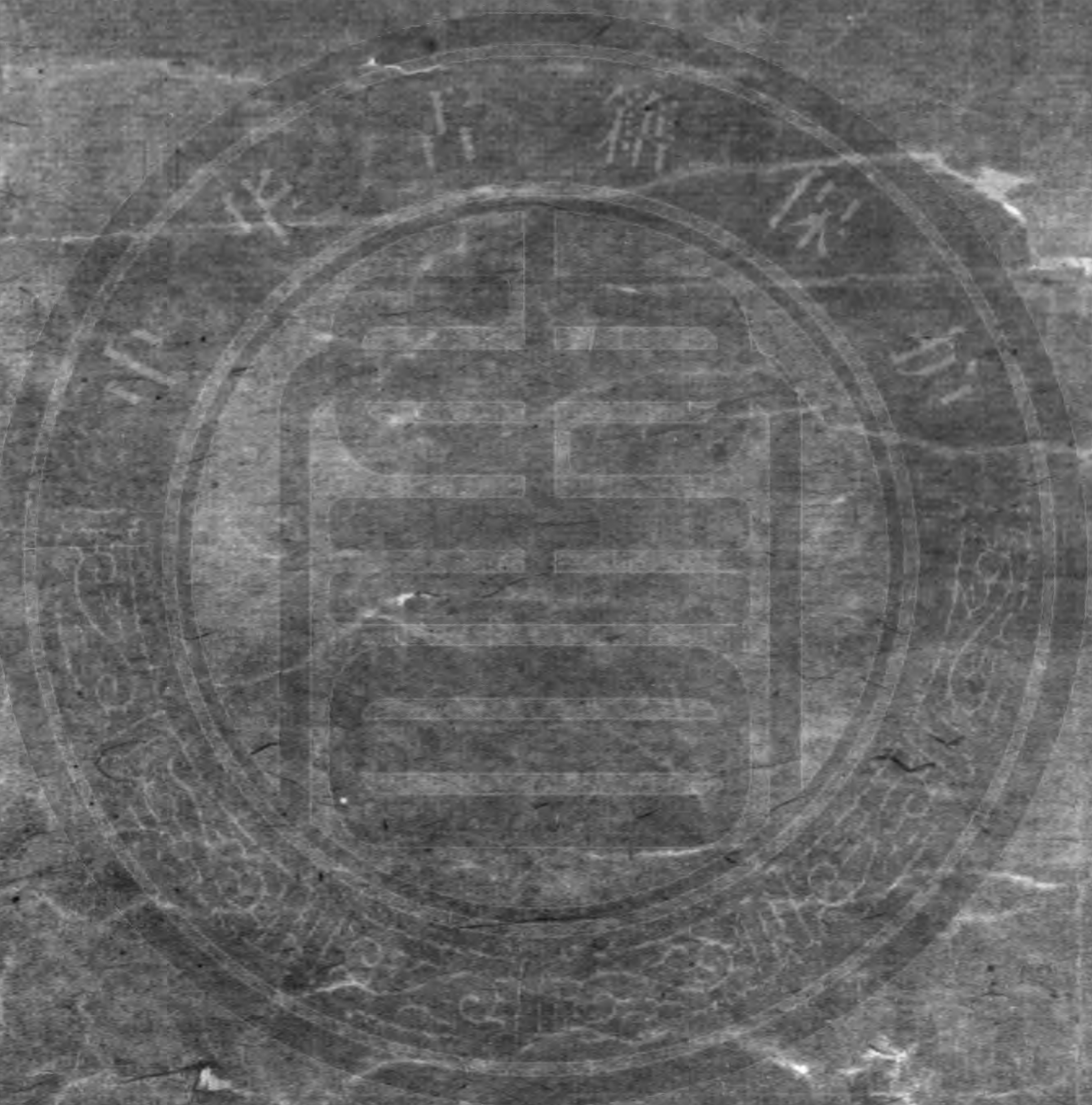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鶴林玉露卷之九

以學為詩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搯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庶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

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艸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

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其復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象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

馴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如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

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雞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井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

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

諧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紹興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

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

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後便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

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

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絜絜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自促迫艸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奪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
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
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
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
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
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詩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
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
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中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

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
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
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
天子萬年來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
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
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
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
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
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
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

爲僧

鮫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鮫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鮫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鮫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繫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儉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禡

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厲郡曰牒蓋春秋

時霸王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慳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徵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

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蓋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此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

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淡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
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
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
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好人景陽姓許
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
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
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

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
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
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
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
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
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
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
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
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
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

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
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
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
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
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
有詩云野水多於此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
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

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
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
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
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
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
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子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
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
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

鶴林玉露 卷九
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多難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
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
亦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
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擩頭細
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
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
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
後因作詞送胡澹菴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

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
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
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
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
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昇平皆是意也
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
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

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
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
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
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詣辟遠慮微
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
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
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當宜駕
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
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
未駕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

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
甲第高亦此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
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
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從子維寧曰
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
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
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
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

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而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沒身而已矣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批離作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

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瑯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捨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捨榆華脊別是一天地醉鄉何嘗有生

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二蘇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辭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大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九

鶴林玉露卷之十

養兵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

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
籍一壯惡使操弓鞫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
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馬可事買
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亾在
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
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
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
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婦問訊疑猶強
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

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向觀此二詩
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
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
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
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
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
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

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爲僧
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
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
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
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
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
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贐其行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
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
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
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
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
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
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
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
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
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

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
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魏關中十請許天下
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
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
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
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
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
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

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
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
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
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
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
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
多少混融

月下傳杯詩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

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
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
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
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
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
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
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廼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骨
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
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
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
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
後出者尤奇

竹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
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艸木
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穎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
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
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仔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拔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櫟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春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

興也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
誅宰詔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
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
女寵蠱君心而後儉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
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
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
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
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

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
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
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
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
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
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
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
日贖娥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
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

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
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
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
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
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
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
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
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
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
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

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
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
梁落燕泥之句庭州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
凋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
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
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
浦鷗防歲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
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

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挾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擿挾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公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羨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

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杖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鈎輶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達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吕后勢驕悍惠帝仁柔爲宗社

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吕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酈亾惠帝以憂死向非吕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泰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
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
云面目鄒搜行步磊苴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
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
豢豕成群糞穢狼籍肥腴則烹而賣之罷鎮梱載歸蜀厥
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
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
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
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裡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
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
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時誤識劉文叔惹起虛
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攷史籍光武儒者也素
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
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
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
氣而道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
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勅之文叔

如二人馬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
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
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
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
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
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勅劉文叔却
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
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
黨與同稱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
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
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
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
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髮傍巾下有一錢
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
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

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

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

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塩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塩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塩反勒民戶納塩由是輸苗一斛者并塩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恠若塩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

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
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
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
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
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
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
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
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

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釁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
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蹙額曰吾安能
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
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

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爲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爲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孺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猫捕兒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聞相傳謂猫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鶴林玉露卷之十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
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
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
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賫送香燭帥守與直
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
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
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

西洛悵遐祖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
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蕤寓癸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
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
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
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散騎且
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
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
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
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蹋雪來杏花
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
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
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
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
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
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
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鶻牘驚動袞龍

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
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
清過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
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凡
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
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

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
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
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
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
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
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
峴山之上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
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

此

戒更革

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座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朝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

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有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

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纁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爲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時者姦

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疑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

此世以爲名言于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有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

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

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
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殺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曰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
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
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
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
頭新婦臂龜脚老婁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
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
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渠問某鄉里何所產
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
相元鎮子也初叅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
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
庭趨一揖上階稟敘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
稟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
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
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
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

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

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克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賜資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婦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

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趨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嘉定辛卯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不進

黃州守何大節字立可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鑒矣

儉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
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
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
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
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无垢云余
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
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
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
覺快意便成竒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矣

甚長乂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
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
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
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踈余
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
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
省嗇淡薄有乂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
志若䟽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
則妄取苟來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
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冰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針熨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關三三徑頃則能開

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冢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

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
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
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
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
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
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為秘閣校勘吾黨
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
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授竿日少
似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答鳳總新知早陳
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

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師年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
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
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興風
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

篋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可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其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代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

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怨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得觀鳴鴉小苾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爲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頽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

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始皇袁紹

始皇爲楚所敗尚能謝王前袁紹爲魏所敗乃至殺田豐
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
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又旅也百年
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
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人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
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
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昌
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
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
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
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池鷗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客生題
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

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書賞其醞藉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鮎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

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即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澹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謹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間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攬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寃問先折

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通變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糸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用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

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以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行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爲

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
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
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着爲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
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
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
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

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
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
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
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
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賢奩甚
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卽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異賦一聯云

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

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貨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

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一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槓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爲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頌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

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繁爲日星滂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頽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養雞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頽闔之養虎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土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心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

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

鶴林玉露 卷十二 七
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燦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觀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
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

樹梢啼曉鶯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邁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閭閭樹墻垣巘巘架庫廡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瑋敷敷花披萼闐闐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韓璜廉按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俱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酒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踉蹌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

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

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間辦一大事可謂
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
必退而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
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
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
以一事自任如三任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
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
矛盾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

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鶩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
可謂鶩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鶩鴨諫議當
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
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
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
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
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
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

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
嚙雪啖糞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
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
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
曰項王有吞獄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
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
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
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
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歔歔不止乃知
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

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
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
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
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
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
尚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
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
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爲異哉故其書

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
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
歸之曲也曾未有攷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
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
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澹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
之勝不若終峻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
逾邁故曼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克
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快

而其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
西里之念雜然爲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
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
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
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荆南撫幹時所建榜誠齋題
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膏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
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母兄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
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

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
毋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
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
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
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
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
亦其族矣何以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
毋又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
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
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
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爲老翁似曰鳧也他
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
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
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
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
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

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
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
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卞和之識王
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
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爲王荊公者幾希荊公常
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
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荊公
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
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好事
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佳世一
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
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
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圖淳熙間江湖茶商相
挺爲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
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群兇不聽以刃
脅之龜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

鶴林玉露 卷十二 十四
劉四以煎油糞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
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
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
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
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
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晚學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
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
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
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
喜誦之



